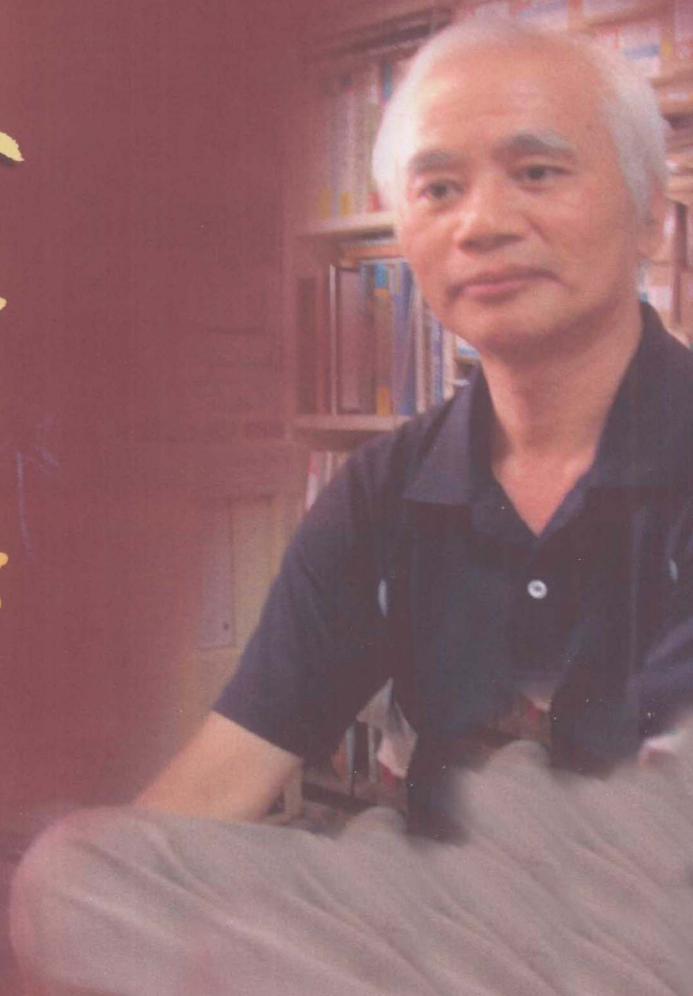


陳長慶作品集

小說卷(七)



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

陳長慶作品集. 小說卷 / 陳長慶作. -- 一版.

-- 臺北市 : 秀威資訊科技, 2006- [民95
-]

冊 ; 公分. -- (語言文學類 ; PG0086)

ISBN 978-986-7080-49-3(第7冊 : 平裝)

857.63

95001362



語言文學類 PG0086

【陳長慶作品集】——小說卷·七

作 者 / 陳長慶

發行人 / 宋政坤

執行編輯 / 李坤城

圖文排版 / 張慧雯

封面設計 / 郭雅雯

數位轉譯 / 徐真玉 沈裕閔

圖書銷售 / 林怡君

網路服務 / 徐國晉

出版印製 / 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

台北市內湖區瑞光路 583 巷 25 號 1 樓

電話 : 02-2657-9211 傳真 : 02-2657-9106

E-mail : service@showwe.com.tw

經銷商 / 紅螞蟻圖書有限公司

台北市內湖區舊宗路二段 121 巷 28、32 號 4 樓

電話 : 02-2795-3656 傳真 : 02-2795-4100

<http://www.e-redant.com>

2006 年 7 月 BOD 再刷

定價 : 390 元

• 請尊重著作權 •

Copyright©2006 by Showwe Information Co.,Ltd.

一九九六—二〇〇五

陳長慶作品集

小說卷
(七)

【陳長慶作品集】

小說卷・七（日落馬山）

目次

寫在前面／	5
第一章／	7
第二章／	15
第三章／	23
第四章／	35
第五章／	47
第六章／	67
第七章／	85
第八章／	99

尾 聲 ／ 317	第十七章 ／ 301	第十六章 ／ 283	第十五章 ／ 263	第十四章 ／ 233	第十三章 ／ 207	第十二章 ／ 191	第十一章 ／ 167	第十章 ／ 131	第九章 ／ 113
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-------------	------------------	------------------	------------------	------------------	------------------	------------------	-----------------	-----------------

寫在前面

今天是二〇〇四年清明節，濃霧瀰漫著整個大地，視野一片蒼茫，小小的島嶼彷彿鋪滿著一層白色的棉絮，讓人有一種淒涼的感覺。

祭完祖、掃完墓，我和往昔一樣，備了香燭、紙錢和鮮果，獨自一人，默默來到另一處塋地，祭拜一位長眠在這裡的友人。

然而，歲月更迭，物換星移，水泥砌成的墓頂已龜裂成許多粗細不一的紋路，野草從它的縫隙處自然繁衍，是否意味著往生者的年代已久遠，還是少有親人來探看。儘管我年年不厭其煩地拔除塋上的雜草，但它依然是春風輕拂草又生，徒增我幾許無奈與惆悵。

墓碑上滿佈著青苔，爬滿著藤蔓，紅色的字體已褪盡；石刻的字跡經過風雨的腐蝕、歲月的風化，已模糊難於辨認。馬山之鶯長眠在這個孤寂的小山頭已足足有三十餘個寒暑，而今，歲月的巨輪已輾過無情的人生路，有誰還能記起一隻展翅飛翔在浩蕩天空的小黃鶯，聆聽她鶯聲燕語的呢喃。

我蹲下身，惟恐驚動塋中人似的，輕輕地拔除墓上的雜草。儘管水泥砌成的表面已龜裂，但我並不懼怕會從裡面伸出一隻手把我拉進去，抑或是蟄居在裡面的幽靈會突然探頭出來跟我打招呼。人死不能復活已是千古不變的定律，況且，三十餘年前的肉身早已化成白骨一堆，懼神怕鬼已難容於這個科技昌明的新世代。如果真有幽靈的存在，相信塋中的鬼魂也會保佑我的，因為三十餘年來，除我之外，已沒有第二個人會來到這個孤寂的小山頭，為她清除塋上的泥土和雜草，或拈上一炷清香、燒些金銀紙錢。雖然只是一樁微不足道的小事，但如果與塋中人沒有密切的關係，在這個現實的社會裡，又有誰會自願來施勞。

遠方的山頭依然是白茫茫的一片，微風夾著霧絲飄落在我滿佈溝渠的臉龐，這種惱人的天氣不知要延續到什麼時候？

我熟稔地炷起清香，但今年的感受似乎倍感不同，嘴裡始終唸不出一句禱詞，莫非我的心已癱瘓，把爾時那份得來不易的情誼忘得一乾二淨？果真如此的話，為什麼年年清明還要上山頭；倘若不是，為什麼當年的柔情蜜意轉眼即成空。

清煙一圈圈在墓碣前繚繞，往事一幕幕在腦中盤旋，誰也阻擋不住我此時澎湃洶湧的思潮，且讓時光回復到舊時的原點，任由它自然地宣洩吧……。

第一章

那年秋節前夕，我陪同主任帶著總統犒賞的月餅以及慰問金，親赴島上的最前線，慰問戍守在小據點的官兵。心戰大隊所屬的馬山播音站也是我們的重點行程之一。

往年，這種例行的慰問工作都由組長代行，但新到任的主任，為了要對小據點多一分瞭解和關懷，特別囑咐要親自前往。

雖然馬山播音站隸屬於國防部心戰總隊，但年節慰問與隸屬的軍種卻毫無關聯。年節慰問金是依據收支組的驗放人數來編列，小據點是由承辦作戰業務的第三處來認定和統計，慰問金則由承辦福利與慰勞慰問的政五組統籌分配。主任代表的是防區司令官，因此，每逢年節慰問金的發放，都以此為基準，第一線官兵的辛勞，更是不在話下，長官對他們也多了一份關懷。

馬山，位於金門的東北端，距離對岸的角嶼直線僅二千三百餘米，天氣晴朗時，故國山河清晰可見，漁舟帆影歷歷在目。鶴立在海中的「草嶼」，更如一艘護衛著金門北海岸的戰艦，讓人感歎它的神奇。

我們的公務車尾隨主任的座車，從山后的「寒舍花」據點到「五虎山」的海軍雷達站，除了團體加菜金外，每人又加發總統犒賞的月餅一個。

主任簡短的致意後，我們隨即又展開另一段行程。路經山西村郊，右轉經過田墩、浯坑、塘頭，從官澳村後那條畢直的馬路疾駛，很快就抵達由長江部隊駐守的馬山據點。遠遠就聽到一陣陣激昂震耳的歌聲：

我的家在山的那一邊

那兒有茂密的森林

那兒有無邊的草原

春天 播種豆麥的種籽

秋天 收割等待著新年

張大叔從不煩惱

李大孀永遠樂觀

自從窯洞裏鑽出了狸鼠

一切都改變了

.....

主任剛下車，宏亮的立正口令跟著響起，馬山連長雙手握拳，快步來到長官身旁，敬了一個標準的舉手禮，播音站長也聞訊前來向長官致敬。

「辛苦啦！」主任輕握連長的手，而後轉向站長。

我提著提包，跟隨組長走在主任的背後，順著那條石塊砌成的壕溝緩緩前行。左邊的不遠處，已有幾位官兵和身著軍裝的女播音員站在門口恭候。

「主任好。」他們舉手向主任敬禮，又同聲問候。

「諸位辛苦啦！」主任上前一一和他們握手，站長也在旁為長官介紹。

「黃鶯，」站長介紹最後那位清麗端莊的女播音員時，特別加重了語氣：「報告主任，黃鶯的國語字正腔圓、音色甜美，每一篇廣播稿，在播出時都融入深厚的感情，打動對岸同胞不少人的迷思，讓數以百計的共軍弟兄、義胞義士，接受號召而起義來歸或投奔自由，為心戰工作立下不少汗馬功勞。」

「黃鶯，」主任慈祥地拍拍她的肩，「妳不僅是美麗乖巧的黃鶯，更是我們馬山之鶯！」

「謝謝主任的讚美，」她閃動著晶瑩明亮的雙眼，頰上也迅速地浮起一對迷人的小梨窩，微微地笑著說：「這是我份內的工作。」

「有什麼困難隨時告訴主任。」主任再次拍拍她的肩。

「謝謝主任。」她含笑地說。

主任聽完簡報，做了幾點重要的指示後，在有關人員的陪同下，隨即進入鄰近的觀測所，這裡也是我們今天的最後一個行程。

然而，當我們一行正準備上車回部時，侍從官林中尉卻快速地走到我身旁，急促地告訴我：主任要另外發給黃鶯二百元慰問金和一個月餅，要我馬上辦。

我趕緊取出印著「佳節快樂，司令官贈」的紅色禮袋，裝上錢，順手拿了月餅，重回播音站。

「黃鶯長官。」我舉起手，向她敬了一個不太標準的禮，還沒待我說明來意，她訝異地看了我一眼，笑著說：「我是播音員，不是長官。」

「妳穿的是軍裝，佩的是准尉官階，當然是長官。」我笑著，順手把慰問金和月餅遞給她說：「這是主任特別要送給妳的。」

「這怎麼好意思。」她並沒有伸手來接。

「長官的一番心意，妳就收下吧。」我坦誠地說。

「謝謝。」她禮貌地用雙手接過去。

「再見，長官。」我笑著向她揮揮手。

「我叫黃鶯，不叫長官。」她愉悅地送我走出播音站的大門。

我快速地走了幾步，情不自禁回頭看了一下，想不到她還站在大門口。我再次向她揮揮手，她也含笑地向我擺擺手。

踏上回程的車上，馬山海嶼的濤聲，聲聲激動著我的心扉，儘管秋陽高照，但那悅人的秋風卻輕拂著我的臉龐，讓我感到無比的清爽和愜意。

忙完了小據點慰問，我必須先把各單位的領據彙整和統計，以方便日後的結報。因為每項支出，都有不同的預算科目，例如：「離島慰問」、「傷患慰問」、「小據點慰問」、「秋節加菜金」等，每當辦完一項，必須先予整理，以免屆時混淆不清。

然而，在「小據點慰問」這個項目裡，我已連續算了好幾遍，為了區區二百元，心算、筆算、珠算三管齊下就是兜不攏，左思右想始終想不出錯在什麼地方？雖然在龐大的金額裡，一點小誤差在所難免，但卻讓我感到萬分的懊惱。

突然我想起，主任發給黃鶯的二百元慰問金忘了請她寫收據，一切錯誤就在這裡。於是我從「西康」總機轉「吉林」撥通馬山播音站的電話，直接找黃鶯。

「黃鶯長官，妳好。」沒等我說完，她就搶著問，「你是政五組的陳先生嗎？」她那悅耳的聲音的確讓我難以忘懷。

「是的，」我言歸正傳，「那天主任發給妳的慰問金，忘了請妳寫收據，妳可以補寫

一張嗎？」

「當然可以，但不知要如何交給你？」她爽快地答應，也有點為難地說。

經她這麼地一說，我才想到，馬山距離武揚尚有一段長遠的路程，除了交通不便外又是禁區，沒有金防部的職員證也不能通行，她絕不可能親自為我送來。

「妳先寫好，我找時間來拿。」

「這怎麼好意思。」

「不好意思也沒有辦法，黃鶯長官，妳說是不是？」我無奈地說。

「你不要再叫我長官啦！你沒看到我的臉已經紅了。」有輕微的笑聲傳來。

「那麼就叫妳馬山之鶯好了。」

「那是主任的抬舉，我可消受不起。」

「叫妳黃鶯小姐總可以吧。」

「叫我黃鶯就好！」她爽快地說。

「到時不要說我們金門人不懂得禮貌。」

「絕對不會！」

「真的？」我有點兒暗喜，「那我現在就叫妳黃鶯。」

「好啊！」電話筒裡傳來一陣清脆悅耳的笑聲，我竟興奮地掛斷了電話，忘了斷話時

該有的禮貌，任憑說一句庸俗的再見或下次再聊也好，但畢竟是錯過了，我什麼也沒說。

「真笨！」我的心裡湧起一股無名懊惱，一個想認識她的念頭同時在我心裡滋生。機會總是人創造的，或許，我並沒有失去機會，因為我還要找她拿慰問金的收據呢，屆時再厚著臉皮和她多聊幾句吧，我心裡如此地想著，也期待著。

第一章

連續好幾天，組裡的一般業務幾乎都停頓了下來，所有的參謀都支援秋節「慰勞慰問」，大夥兒忙得不可開交。

首席參謀官接待「婦聯會秋節金門前線勞軍團」、承辦戰地政務的參謀官接待「台灣省屠宰公會金門前線勞軍團」、康樂官安排藝工團隊的演出、福利官陪著司令官離島慰問，民運官陪同夫人慰問住院的傷患官兵……，組裡經常只剩下一位值日軍官以及文書和傳令，其忙碌之程度，非一般人所能瞭解。

我在組裡承辦的業務，比起諸參謀們也是有過之而無不及，因此，在緊張忙碌的日子裡，又怎麼會想到只有一面之緣的黃鶯呢？男人有時是比較多情的；毋寧說是自作多情。倘若我朝思暮想著黃鶯，而她是否會想起我呢？說來可笑，我怎麼會突然想起這個莫名其妙的问题。

秋節當天雖然放假，但組裡的人員一個也不能走開。晚上擎天廳的勞軍晚會，武揚營區的月光晚會，除了協助安排座位外，還得枯坐在工作人員席位上，隨時等候長官的差遣。